

■关注

2013年儿童文学主题与亮点

□李东华

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大陆地区)被来自专家、政府、市场、国际同行等等不同的目光所热切注视,这种“注视”里有检阅收获的庄重喜悦,也有望闻问切的审慎思考,从不同的角度见证了中国儿童文学所取得的实绩,并预示着未来的走向。

创作、出版、阅读的高度与底线

一、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第九届(2010—2012)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

7月19日评奖揭晓,20部(篇)作品从460部(篇)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获此殊荣。9月24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了朴素而隆重的颁奖典礼。本届评奖参评作品数量为历届之最,这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也说明了这一奖项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评奖实施了包括大评委制、评委实名制、纪律监察制等在内的一整套科学、严谨的评奖原则和程序,保证了评奖的公平和公正。任何一种奖项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导向,而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够让自己的标准和导向得到最有力的彰显。

从某种意义上说,评奖是在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和阅读确立一种高度。比如说“文学性”,这些获奖图书不是那种可以一目十行而没有任何理解上的障碍的书,它讲究写作的难度,也就意味着阅读上的难度,意味着你在读它的时候需要思考、需要停顿、需要专注、需要细心地去品味里面的文字之美。它确认儿童文学是文学中之一种,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文体,儿童文学需要拥有更开阔的胸襟和视野。再比如说“儿童性”,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它首先要符合儿童的天性,它讲究的是行动的轻逸的美学,它拒绝成人腔和自以为是的说教。再比如“丰富性”,这些获奖图书会关注到处于不同生存状态的孩子们,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子女,而不仅仅是都市少年儿童的生活。

这样的一些标准,反映出成年人尤其是专家们对孩子们的阅读所怀有的美好而负责任的期待——希望他们能够体味到文学之美、世界之丰富,希望阅读能够放飞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希望他们的心灵在阅读中获得滋养、获得快乐、获得一种深度。更希望同情、友爱、正义、公平……这些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美好的理念能够在他们的心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这样的标准当然也是对儿童文学作家的一种希冀——应该坚持有难度的写作,这种难度表现在既要对儿童文学怀有郑重的敬畏之心,又能举重若轻地抵达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二、中宣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少儿出版管理市场整治的通知》

9月,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少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通知指出,当前一些少儿出版物存在内容低俗、质量低劣、价格虚高等问题,有的甚至含有凶杀暴力、淫秽色情等内容,而净化网上少儿出版环境已成为当前出版管理的重中之重。在这个通知中有一句很感性的话:“向天下父母有个交代。”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个从国家和政府角度发出的通知,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也体现了父母和老师们对当下孩子阅读生活的一个评价和忧思,并且也体现了他们的意愿和期待:那就是应该倡导孩子们绿色阅读。虽然这个通知是针对所有少儿读物的,但儿童文学占据了少儿读物市场的40%多,因而这个通知也是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和阅读画定了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对于因为发展速度过快而有些浮躁、虚热的儿童文学来说,不失为一剂清凉剂,为原创儿童文学从量的繁荣走向质的高地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行动的契机。

但每一个从小时候走过的人都知道,当父母把他们认为不合适的读物从我们的手中夺走的时候,这不过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我们也许应该更耐心地走到孩子们当中去,看看到底为什么这样的出版物会有那么大的市场。比如现在的孩子发育早,青春期也来得早,他们的身心尤其是在情感上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很多孩子会找来一些日韩系的言情小说看,或者直接到网站上下载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当我们对他们的这些读物喊“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拿出足够吸引他们同时又是优质、健康的替代物?再比如孩子们特别喜欢由网络游戏改编的作品,并且不介意作品文字的粗糙,情节的胡编乱造,为什么呢?也许是其中的幻想、悬念吸引着他们,让他不计其余。那么我们能不能拿出一部好的科普作品、幻想作品,能够吸引他们完成阅读的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升级换代?

所以,当管理部门从孩子们的手中把“坏书”拿开的时候,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但是面对孩子们空出来的手掌,如果我们不想让这双空出来的手去敲键盘,玩游戏,我们就得把好书(要有能够令他们爱不释手的魅力)递上去,我想,这才是对儿童文学作家的智慧和担当真正的考验吧。

三、兴起各类童书排行榜热潮

到了年底,不同的机构对一年来的童书排座的热情特别高涨。也有人质疑很多排行榜陷入了商业化的泥淖。但从



一些比较可靠的排行榜(比如《中国新闻出版报》的少儿畅销书榜)上,我们依然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事实上,看一看基本上由孩子的自主阅读选择决定的畅销书排行榜和由专家的审美口味决定的各类评奖的获奖名单,是一个有趣的比较。在某家报纸推出的作家富豪排行榜上,上榜的儿童文学作家有郑渊洁、雷欧幻像、杨红樱、沈石溪、饶雪漫、伍美珍、曹文轩等。在这些作家中,曹文轩、郑渊洁、沈石溪、杨红樱曾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各种儿童文学大奖,可以说,他们是既得到读者青睐又得到专家肯定的作家。也有一些作品,比如一些网游文学、惊险悬疑类的作品一直长时间盘踞在各大排行榜的前几位。这些作品的文学性常常会遭到质疑,在有些专家看来,它们的畅销不衰也许恰恰是少年儿童的阅读趣味走向消遣性的浅阅读的明证。

从这些榜单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专家和孩子的阅读期待有契合也有错位。但无论是契合还是错位,都为作家们的创作和孩子们的阅读提供了一个双向反思的机会。我想,专家和作家们也不能忽视畅销书排行榜所传达出的讯息,比如,孩子们对于动物小说、对于悬念迭生的探险类故事的热爱,对于快速的叙述节奏的喜爱,都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一种新的阅读趣味的转变,看到他们对于一种更富有智慧含量、风格更硬朗的作品的期待。作家们应该适度地调整自己的创作理念,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锤炼自己的艺术功力,使自己的创作不至于因为缺乏创新而跟不上小读者丰富而迅速的变化。毕竟,作品卖不出去,不全然是因为曲高和寡,它也可能是保守落后的结果。对于孩子们来说,一种缺乏经典意识的阅读,是不够全面充满缺陷的阅读。在这一方面,家长和老师负有不可推卸的引导责任,从那些一成不变的畅销书排行榜可以看到家长和老师的某种惰性,面对品种极其丰富多样的图书市场,目光却始终聚焦于某几种图书,缺乏探寻的热情,对于专家们的推荐和意见,也没有主动听取的兴趣,使得一些具有专业性的指导意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十分可惜的事情。

当我们回首2013年童书榜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儿童文学作品时,当我们享受着那些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和层出不穷的创意带来的震撼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谢那些优秀的引进版作品,我们能够从中看到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们一种虔诚的写作姿态,以及把这种虔诚转化为强悍的文学表达的能力。当然,我们更应该感谢中国的本土作家,他们的辛勤让儿童文学市场变得风生水起。他们追赶世界儿童文学的热望与努力令人感动,但我也要看到一种浮躁的氛围和自满的心态对这种努力的阻隔和消解,面对着那些灿若群星的好书,我们要看到,儿童文学需要大情怀、大智慧,和一些引进版的好书相比,我们的本土作家在情感上、智慧上的投入都还远远不够。

关注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成长

一、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召开“关注青年作

家 倡导阳光写作”系列研讨会

1月5日和16日,分别在京召开了汤素兰、翌平作品研讨会。

3月19日至23日,新世纪湖南儿童文学作家群创作研讨会在长沙召开,重点研讨了汤素兰、邓湘子、谢乐军、皮朝晖、牧铃、毛云尔、谢然子、周静、宋庆莲等青年作家的作品。

二、各省市检阅自己的儿童文学队伍,重点扶持青年作家

4月24日,由山西希望出版社主办的“以希望带动西部儿童文学繁荣”首届论坛暨青年作家汪玥含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举行。

4月,甘肃文学院推出李利芳、赵剑云、曹雪纯、张琳、张佳羽、苟天晓、刘虎、张元等8位年轻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组成首届“甘肃儿童文学八骏”阵容。

5月,内蒙古蒙古文儿童文学青年作家培训班在呼和浩特举行。培训班由内蒙古团委、内蒙古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内蒙古作协联合主办,50余名儿童文学作家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班结合名师讲座、改稿、座谈会、采风等多种形式,对学员进行理论和实践培训。

9月3日至7日,湖北省作协在武汉召开全省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并举办了湖北儿童文学创作笔会,萧袤、黄春华、林彦、张年军、童喜喜、舒辉波、彭绪洛、邹超颖等青年作家参加了笔会。

10月19日,由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儿童文学创作评论座谈会在辽宁文学院召开。座谈会围绕《少年成长的心灵镜像:辽宁儿童文学评论集》一书进行了研讨,这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对辽宁儿童文学创作,特别是对由青年作家组成的“小虎队”创作现象进行多角度、全方位梳理的理论批评著作。

12月8日,由云南出版集团和云南省文联主办的“打造云南儿童文学升级版”研讨会在昆明召开,100多位云南儿



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中的部分作品

“卡门”的那些事

教授夫妇一起出门,两个人挽着手臂相互依偎着,嘴里操着吴侬软语,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悠闲地散步,让人活脱脱地觉得仿佛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

就这么一对儿可亲可爱的老人,怎么就成了折磨我的人了呢?话还得从我送他们的那两张演出门票说起。一位老友知道我爱看比才的歌剧《卡门》,于是托关系帮我搞了两张票,本来想和夫人一起去看,但恰恰赶上我要去外地出差,而夫人一个人又没有兴致去看,于是我借花献佛,把门票送给了王教授夫妇。

在外奔波了一个礼拜,终于可以返京了。由于飞机延误了5个多小时,搞得自己心烦意乱。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进了家门,初下行李箱,一头就栽在了床上,当时的感觉就两字儿——舒服。在我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听到脑瓜顶上炸了一声闷雷,让我的心脏好像一下子蹦到了嗓子眼儿,血压至少升到了160。我一个激灵坐起来,捂着胸口四处张望,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听到从天花板上由远至近传来了好像擂鼓的声音,其分贝之高、低音之强,震得床头柜上的小摆件随之摇晃。

“哪儿来的鼓声啊?”再仔细一听,不对!这是楼上有人使劲跺脚的声音。按说王教授夫妇平时安静得不得了,掉根针在地板上都能听见。可今儿这老两口是怎么了?我正琢磨着,天花板上又传来了令人揪心的惨叫。怎么去比喻这声音呢?就好像公鸡被踩了脖子后发出的哀鸣,这声音忽高忽低,成螺旋状往高音区盘旋。再仔细听下去,隐约觉得这叫声里好像含着某些旋律,而且好像是用某种语言在惨叫。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有人在唱歌,只是因为唱得太过难听,所以让我觉得好似踩了公鸡脖子。出于好奇,我支棱着耳朵继续听下去,终于听出点儿眉目,原来是王教授夫妇在对唱卡门歌剧中的片段《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楼上的老两口儿足足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演出才告一段落,谢幕时还不忘再踩上几脚“闷雷”。我晕晕乎乎、周身大汗,两个耳膜嗡嗡作响。我躺在床上,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晚上11点30分了。

长话短说,一整夜相安无事,不禁暗中庆幸。抬头看了看挂钟,早晨5点59分,心想反正周末,不妨再眯个回笼觉吧。念头还没落地,就听到楼上扔下了一连串“闷雷”,随即那揪心的歌声又再度响起。

夫人一个鲤打挺坐了起来,瞪着睡眼蒙眬的双眼,嘴里嘟囔着:“什么时候改成一天两场了?”

缪惟图/文



“卡门”的那些事

折磨!乍一听这个词,还真觉得有点儿瘆人。都什么年月了,还要受折磨?这位是够惨的。实话跟您说吧,那位备受折磨的人就是我,而那折磨我的人,是我楼上的邻居王教授夫妇。

说起王教授夫妇,这老两口儿在邻里之间的人缘特好,印象之中,就连最刻薄的孙婶那张刀子嘴里,也没吐出过半个埋汰他们的字儿。王教授今年70挂零儿,个儿不高且精瘦,戴着一副窄框的金丝边眼镜,镜片后面对的一双小眼睛闪出矍铄的光亮,透着股精干和智慧。虽然谢了顶,但额头两侧的银发梳得溜光水滑,一丝不乱。平时总爱身着一件剪裁合身的灯芯绒休闲西装上衣,下配暗花格子的西裤,黑色的三接头拼花皮鞋,里外都透着儒雅。

再说教授夫人沈太太则生得人高马大,穿着平底鞋也比王教授高出半头。沈太太保养得很好,快70岁的人看起来像30多岁的。浓密的头发总是染得漆黑并烫出好看的卷儿,一张圆脸总是抹得雪白,看上去显得慈祥又可亲。沈太太最爱穿的服装是旗袍,我觉得眼下很少有女人把旗袍再穿出曾经的风韵,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可沈太太行,旗袍穿在她略显丰腴的身上,还真有股子百乐门的味道。最好看的是王